楼子山上护林人

车承金

逐梦

退休后干点啥？

2012年春节假期，这个问题一直在孙绍臣的脑海中萦绕。6月份他就要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，他设想了几种退休生活，给儿女带孩子、与老伴儿早晚遛弯、打太极拳、练书法……他又一一否决，心想，党培养自己多年，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党的干部，趁着自己身体还行，应当为社会再做点事。

正月初四，孙绍臣回老家喀左县尤杖子乡看望亲属，车行驶到庙梁，他让儿子把车停下。庙梁位于辽宁楼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中心地带，离孙绍臣出生的村庄七八里路。下车，望着眼前的山林，他想起小时候，常与小伙伴来这里捡蘑菇、刨草药，贴补家用。迈上土坎，有两间倒塌的泥土房。房子原住户是看山护林人王维和老两口。2007年，老两口因上了年纪，搬下山去，至今没人接替他们的工作。

退休后，来这里看山护林吧！孙绍臣脑海中突然闪现这样一个念头。深山老林，固然寂寞，转念一想，山里空气好，在这里看山、护林、栽树、种粮种菜，乡亲们捡蘑菇挖药，还能有个歇脚、喝水的地儿。这是件有意义的事，值得去做。

经过两天的思考，上山护林的念头在孙绍臣脑海里扎了根。家庭会议上，他郑重其事地向全家提出自己的想法。最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他岳父，老人舍不得闺女，怕闺女跟着他上山吃苦。女儿和儿子也不同意，希望父母退休后，生活清闲点，把身体保养好。妻子李秀文说，咱们退休后得帮儿女带孩子——她知道丈夫疼孩子，想以此阻止丈夫。孙绍臣呢，决心已下，耐心解释，一一说服。

上班后，孙绍臣找到县里有关领导，汇报了自己退休后看山护林的想法，征求组织意见。领导关切地说，这是件苦差事，能行吗？孙绍臣说，想到了艰苦，有思想准备。随后，孙绍臣又来到林业局，问局长，楼子山有人看护吗？还没有，太偏僻。我去。你去？局长怕听错，又问了一句。是的，我去。孙绍臣回答说，还有半年我退休，退休后就去护林，不要报酬，栽的树归国家，但山上的泥土房已经塌了，局里得给盖两间房借我使用，并且拉上电。

考虑到孙绍臣年龄大，山上条件艰苦，林业局的同志没有马上答应他，劝他再考虑考虑。孙绍臣从兜里掏出几张纸，说，我考虑好了，这是我草拟的协议，刚才我说的都写在上面。

2013年2月25日，农历正月十六，已经把退休事宜全部办妥的孙绍臣雇辆小货车，拉着锅碗瓢盆，还有铣、镐等工具，走进楼子山自然保护区，在庙梁安营扎寨，挂上楼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朝阳洞保护站的牌子，与妻子李秀文开启了退休后的新生活。

刚住进山里时，房子还没盖好，电也没通，生活很不方便。吃水要到水井去挑，二百多米远的路，全是上坡，半桶水，夫妻俩轮换着挑。孙绍臣挑坡陡路段，妻子挑坡缓路段，晃晃荡荡，水溅一路，裤脚和鞋都湿了。做饭烧柴火，烟火从灶膛里向外燎，满屋浓烟。妻子李秀文边做饭，边擦呛出的眼泪。饭做好了，端上来。孙绍臣瞅着妻子笑。妻子一照镜子，白一道，黑一道，五花脸，气得直跺脚，吵着要下山。孙绍臣忙劝解安慰。山上蚊虫多，叮咬后刺痒难耐，手臂抓挠出一道道血痕。晚上，山风吹来，烛光来回摇摆，孙绍臣急忙用手遮挡，风还是把蜡烛吹灭。重新点亮蜡烛，正传来一阵狼嚎声，让人心头一紧。

最难忍受的是寂寞，有时十几天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偌大的山里只有夫妻两人，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。孙绍臣说，消除寂寞的最好方法是干活，不停地干活，就能赶走心中的寂寞。拿了几十年笔的手，毅然拿起了镐头，挖树坑、背水、栽树……

一开始干不动。绿化造林多年，剩下没种树的地方都是砂石地，是难啃的硬骨头，刨两镐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手也磨出血泡。用镐刨不行，就用钎子凿，妻子扶钎子，丈夫抡铁锤，有时一天挖不出一个坑。早晨做好一天的饭，晚上回家吃口剩饭，头一着炕就睡着了。孙绍臣双手全是厚厚的老茧。他说，都是这几年磨出来的，现在遇到再难挖的坑，也不怕了。

沟坎地带，坡陡，不存水，夫妻俩便修筑石坝堰，垒成一块块小梯田，然后再挖坑栽树。夫妻俩四处搬运石头，小块石头，用手搬，大块石头，用筐抬。有一次起石头，一镐刨下去，“嗡”的一声，刨到蜂巢穴上，马蜂倾巢而出。孙绍臣在前面跑，蜂子在后面追，脖子、后背、脑袋蜇了十一针，赶忙就医。医生说，再多蜇两针，或晚来两小时，后果难料。

长在农村的孙绍臣知道，栽活一棵树，离不开土和水。砂石地刨好树坑后，往里回填土，妻子李秀文一锹一锹往丙纶丝袋子里装土，孙绍臣一袋一袋扛，每个坑回填大半坑土。买个容量三十升的塑料桶，拴上背带，孙绍臣拄个木棍子，一桶桶地往山上背水。路弯坡陡，步步要劲。每桶水三个坑，每坑十升水。放好水，妻子把一棵柏树苗按在树坑北面，再在坑南面按一棵丁香苗。活一棵没白忙，两棵都活更好。夫妻俩从早干到晚，筋疲力尽，满身泥土。

就这样，凭着一股子韧劲，八年间，孙绍臣夫妻俩修筑石坝堰一百零三道、五千多米长，栽柏树、松树以及各种果树九千多株，紫丁香八千多丛，大叶君梅茶五千多丛。昔日荒芜的砂石地，弃栽的沟边坎边，一棵棵小拇指粗细的柏树迎风起舞，紫丁香散发着醉人的芳香。

山里的冬天，风大，格外寒冷。吃过早饭，孙绍臣准备巡山。他穿双层袜子、比平时大一号的棉鞋、厚棉裤、大棉袄，头戴棉帽子，脖子上挂个望远镜，手拿一根木棍子。走出院门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后背冷飕飕的，孙绍臣紧紧棉袄外腰带。转一圈，来到最高处，孙绍臣拿起望远镜，从南面那个山包开始，先近后远，再顺时针转着查看，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，眼看花了，揉揉眼睛。他看自己的山林，也看远处两个邻县的山林。他两次发现邻县山林的火情，打电话告知，及时扑救，避免了重大损失。孙绍臣说，我帮他们看山瞭望，他们也帮我看山瞭望，楼子山就有了三个护林员，六只眼睛看护，八年从未发生过火灾事故。

平日里，遇见进山采蘑刨药的、游玩的，孙绍臣总是絮叨两句话。一句是上山不许吸烟带火，另一句是保护野生动物。时间长了，人们自觉把打火机放在孙绍臣住处，下山拿走。孙绍臣有个大纸箱子，里面装着半箱子打火机，都是来人忘记带走的。在房子后墙角，还堆着不法分子捕猎野生动物用的铁丝套和捕鸟网，那是孙绍臣巡山时发现收缴来的。孙绍臣还把发现的野生动物一一记在本子上，天上飞的二十七种，地上跑的十三种。孙绍臣说，不全，肯定有没发现的。

在孙绍臣住处下方有条公路。刚进山那年冬天，头场雪，很大。早晨起来，打开房门，孙绍臣见一台三轮车翻在路边沟里，露着车斗。夫妻俩跑去一看，车上的苹果洒落一地，司机受伤躺倒在地。此后，每逢下雪，夫妻俩便义务扫雪。雪一停，两人拿起扫帚、平铁锹，带上吃的喝的，从门前扫起，直行路扫出两侧车辙，弯道处全路清扫，北扫到羊角沟村庄，南扫到向阳村村口，全长十一二里，扫一次三四天。渴了喝口水，饿了吃口点心。2019年冬天雪最多，扫了八次。

那天，我来到孙绍臣的小院拜访，遇见山村养鸡户李旭，刚从集市卖鸡蛋回来。李旭说，冬天下雪个把月不化，以前赶集卖鸡蛋提心吊胆，现在不担心了。又指着圆桌上的暖瓶茶碗说，常年放在这里，路过渴了，进来就喝，还有那个打气筒，也是老孙给行人预备的。李旭说，老孙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。孙绍臣说，都是应该做的。“为百姓着想”“应该做的”“不要报酬”……我想，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朴素情怀吧！

绿树丛中，孙绍臣比以前瘦了，脸黑了，褶皱多了，背也没以前直了。我问他，后悔吗？孙绍臣说，不后悔，就是妻子跟着上山受罪，有点愧对妻子。妻子李秀文看了丈夫一眼，说，啥愧对不愧对的，别忘了，你是党员，我也是老党员呀。说完，夫妻俩相对一笑。这淡淡的一笑，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。

图为辽宁朝阳风光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我与一座城

长汀城里故事多

卓国志

福建长汀的地名由来，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，城中江水向南流，南方属丁位，丁水为“汀”。另一种说法，“汀”为水边平地，“长汀”即为“水边长条形平地”。不管源于何种说法，“长汀”这个名字都带给人一种美感。

十一年前，我从宁德市柘荣县调任龙岩市长汀县。初来乍到，县政府办的同志带我去认识这座还很陌生的小城。长汀县城大小景点遍布，但革命旧址很集中。这些革命旧址往往是一座座古建筑，就安静地待在你的身边，一转角，就遇见。

汀江河畔的客家府第辛耕别墅，1929年3月14日，红四军首次进入长汀城，毛泽东同志、朱德同志居住于此。3月20日，毛泽东同志在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，做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，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。

坐落于长汀城东大街上的长汀红军被服厂旧址，门脸不大，砖石依旧，第一批红军军装就是在这里生产的。继被服厂之后，一批批军需为主、兼顾民用的工厂，如雨后春笋般在这片土地上破土拔节。在长汀就有红军被服厂、印刷厂、中华织布厂、红军斗笠厂等15家。

位于长汀南大门的中复村，是“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”。1934年9月30日，红九军团从这里踏上远征路。村里的讲解员钟鸣，上辈中有六位红军烈士。钟鸣从六七年前开始自愿当起讲解员，满怀激情地向游客讲述长征出发地和松毛岭保卫战的故事。他常常一天接待好几批客人，大前年的一天，老钟讲解完后突然晕倒在路边。他的儿子因此辞去在厦门的工作，回家和老父亲一起成为红色历史讲解的“父子兵”。有人问小钟：“如果不是担心父亲的身体，你会回来吗？”他回答：“如果仅仅是担心父亲身体，我可以接他去厦门养老。我是觉得父亲做的事情很有意义，所以想回来跟着父亲一起干。”

老钟挂在嘴边的故事很多，他爱讲村里的红军桥，“六子当兵”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。罗云然老人六个儿子全部送去当红军，全部牺牲在了战场上。老人不识字，给儿子取名字，就把夫妇双方的姓合一起，然后从一排到六：罗马一、罗马二……罗马六。他先送了三个儿子去，都牺牲了。又把后三个全送到红军桥上。征兵的干部愣住了，含泪苦劝他留下一个养老。老人硬推儿子们过去：“如果不是红军来了，我的儿子恐怕一个个都会饿死。咱穷苦人还不懂得是谁给的活路？够命也要回报的，都当红军去。”

够命，是本地方言，意思是以命报答。够命的，是真汉子，八九十年前的老罗是，现在的老钟父子也是。

汀江边古城墙上曾有一副对联，我印象很深：“唐宋元明清皆谓金瓯重镇，州郡路府县均称华夏名城。”从唐代开始，长汀一直是汀州治所所在地。革命年代，这里成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。

有天周末逛街，我在店头街遇见古城墙修复协会的老曹，两人一起登上惠吉门城楼。放眼望去，城墙与远处的卧龙山连成一片，蜿蜒绵长。老曹说，原先城墙坍毁得所剩无几，后来，游炳章等三十多位退休老人成立了古城墙修复协会，多方动员，筹集资金，按方志书记载的古代城墙的规格和方法修复城墙。

“修城墙，不是我们几十个老头子自己的事，是全县人民的大事。我当时负责宣传，一班老头子，带饭淘茶（长汀土话，意为“自带干粮茶水”），锲而不舍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宣传修复城墙的意义。终于感动并带动了众多市民，凝聚了力量，做成了这件事。”

“游炳章当时常说一句话：如果我们不修起来，下一代人就忘了，城墙就没了。”正是众多老游、老曹这样执着的老人，在县里的支持引领下，一木一石地造，一砖一瓦地垒，挥汗如雨修复起近三千米长的明清城墙。

今日长汀，县城面积较之我刚来时扩大了不少。前几年动车开通，从长汀去北京上海，赴广深港澳，就在一日之内。纺织工业园、稀土工业园、医疗器械产业园……井然有序排布于古城之外。青山如黛，绿水盈盈，已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的长汀，铆着“滴水穿石、人一我十”的劲儿，朝着生态文明样板县的方向踏实前进。碧空之下，“一江两岸”古汀州景区即将建成，巍巍古城墙、滔滔汀江水展开臂膀，紧紧拥抱着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。

长汀夜景。 影像中国

桨声云影艾叶鲜

朱谷忠

芒种一过，端午便盈盈含笑而来了。

清晨，一缕明媚的霞光，照在松软的大地上。刚出门，就闻到一股清新的味道，那是草木和泥土混合的一种舒朗气息。每一家窗台，都堆着鲜嫩舒展的蒲草；每一处门口，都飘着甘甜细腻的粽香；连挂在篱笆的豆荚，那形状、色彩也格外妙曼。

不用说，这一年一度的端午节，是故乡闽中极富色彩与诗意的日子。与别处不同的是，故乡的端午，要从农历五月初一算起，按照“初一尝糕，初二吃粽，初三吸螺，初四挂艾，初五划龙舟”的程序进行。这期间，妇女们早早就用五色线为孩子织结长网袋装熟蛋，织结小线袋装樟脑丸，缝黄布虎，裁新衣裳。初五一早，人们纷纷上野外，采集“午时草”，如艾草、木香、一点红、木荷……连同大蒜、鸡蛋、鸭蛋，全部洗净，置于屋外吸纳天光，叫做“晒午时”。之后，装入大锅烧“午时水”，以备全家人洗澡、清洁肌肤。一些人家，至今还保留浴后尝一口雄黄酒的习惯，并将酒喷洒在墙角杀虫；儿童要在腋下、肚脐和耳朵后涂上雄黄粉，以壮身祛病。这一天，在苔痕斑驳的小巷，或阳光朗照的晒场，多见小孩们在脖子上或衣扣上挂着彩色香袋，有的内装鲜桃子和煮熟的黄鸡蛋，有的装上小香丸，兴奋得前后追逐玩耍。

中午刚过，耳边就会听到好几支唢呐同时吹响，高亢激越的音调，声声在催促人们快去溪边为龙舟竞渡助威呐喊。记得那时，妇女们听见唢呐声就赶忙收拾厨下，慌不迭梳头整装。又去邻居招呼同伴，牵孩子出门。一路上，只听人声嘈杂，互为问答：快了吧？快了、快了……待赶到溪边，桥头早已站满了人。于是，有的挤在岸畔，有的下到溪滩，有的索性爬到树上。兴奋中，只见两艘龙舟，正压着溪面轻轻晃荡。令村人引以为豪的是，村里的龙舟至今保留着两种最古老的式样：一种是用硬木雕刻成昂起的龙头，加以彩绘，龙尾则用整木刻上鳞甲，称为“公船”；还有一种船头是平板式的，龙头用青藤编织，蒙布后描出龙眼，涂上颜色，再抹上厚重的桐油，显得丰满、亮丽，称为“母船”。虽称公船母船，比赛时却互不相让，竞相追逐，成了当地有名的一道奇观。其时，尚未开赛，沿溪蜿蜒的荔枝树，微风稍微一碰，便纷纷垂下枝叶，去抚弄一溪的碧波翠浪。

终于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。只听一直吹着的唢呐忽地收声，顿时锣鼓齐鸣，岸上岸下，人头攒动，满溪清波，哗啦扬起；龙舟上，两排木桨在划手整齐的动作中，搅得浪花迸溅，水藻纷飞；一时间，加油声、呐喊声、桨声、水声响彻水面。

“看龙舟，看龙舟，两堤未斗水悠悠”“锦标赢得千人笑，画鼓敲残一半春”“竞渡齐登杉板船，布标悬处捷未先。归来落日斜檐下，笑指榕枝艾叶鲜”……此时此刻，这些诗句会不知不觉地涌现在你脑海里，融化在眼前的情景里……

午后三时，龙舟加场赛开始了。放眼四望，日头高照，云烟如缕，红桃溢甜；多少白墙黛瓦，笼在淡墨轻岚中；多少小桥流水，汇入桨声云影里……

大地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